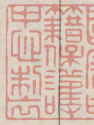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曼殊別誌書傳



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陳儉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携來。縞袂賣

花之。嫗。

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同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揖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

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生時母夢鄰

嫗。以白花一當。

一根也。

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一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

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

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

阿錢慧甚。能效百鳥

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啾不可辨。阿錢遙聞

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

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于前村家。

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

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鬢流。銀蒜雙雙垂

絲索。曉日瞳矓射妝閣。張緇修廷贊詩云。夜清歌醉不醒。會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

春山。一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弗縮作連環百樣青。



紉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

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八幅初拂地百環雲髻早空春

方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

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凄絕豐古舊日山張中書睿

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留視

圖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

王為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倚顧性貞靜十二從廟

青山長不掃有誰堪作畫看人

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

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

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

青齊宰相家波春色觀胡霞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

名花引典長莫道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住東牆但對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吞嗟曰阿錢不年不

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子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

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

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續長恨歌云紛

紆梁肉皆塵士不願將身入朱門蘭生空谷人自知

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

聞龍檢討爔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

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

鎧詩云毛子鑿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

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

良獨是夜予夢大士取盎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方

以下定為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

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

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為插蓮花玳瑁簪丘學士

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其母兄與

豐臺相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

其母疑子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

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縑

袍之色况乎桓家郡士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

作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憾三

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

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

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

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

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官教連理被雲

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揚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

見遠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官之被酒

屢為愛妾以徵各以姬風悟靜因親航禪喜遂俯稽

夫梵夾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鬘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

烏夜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

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

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能曼殊既歸執

去迦陵太史為徵各曼殊本在西來處曼殊既歸執

擊卽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畫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子假為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

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

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琰詩云學書不學衛夫

來真施侍讀閩章詩云夫人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

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似
朱供奉葉兒樂嘗為子

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鈎學寫相思字
陳序云於是

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
雜弄簡編間

親文史書骨樓畔即是書林傳房中便成家塾學
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

銜標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費張檢討鴻烈詩云瞥
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潘檢討未詩云

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
思為有燈前擁髻人子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書

刺銀牀想挈壺曼陀子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必請子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扞度節絲黍不得爽

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
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

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
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四

長恨歌云學書便做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
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埽酒闌一唱祝

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
月底眠田編修需詩云百綰雲鬟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
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

黃雞嬌欲絕蕭聲同徹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
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

坐含顰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為詩云階草銜
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弟苦

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

撚刮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
朱絲絃裏盡携書卷玉鏡臺前

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越瑟農家占子夜吳
歌近日譜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秦

箏雙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檢討勗詩云細拋
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關猶唱視家詞吳別駕融詩云潦水春來 顧得奇

藍金槽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

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痕瘵在胃傷氣積不行歷

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

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筐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

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

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陸文學宏定詩云病

日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

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

猶長金蓮處處花 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處處花

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

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

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

作佛元自悞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

云何錢生小態嬋娟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

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

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

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

作圖認取白衣籠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子送偶

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

翦為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

莫相違曼殊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

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

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梁司農夫子詩云百

采雲光綰髻斜焚香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五

小坐澹鈴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

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沈明府皞日詩

云彈窩石畔冷如水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

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

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

雙毫寫玉人汪春坊影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

臺欹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濱高徵士兆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

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妒人鄭驃騎黜

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初予婦將至

賒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

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

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

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

復活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李檢討曼殊詩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六

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

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

區改圖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

襦又云始至相通迫既乃復抑掄郎意久異同計

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耶今負義信慟

哭聲嗚咽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

起事踟躕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

踟躕財別館咫尺明河懸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傳

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

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

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桓家郡主驀地來驚散鴛

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容愁煞飄風蕩魂魄倉卒

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

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

舍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問葛翁投藥雖扶

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

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

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構猶

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予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適詩

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

彈指喚起迎文坐畔人張文學閣然詩云曾說南

園臥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

啼鶯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

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

楊文學臥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至是病轉

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骨未埽時

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

憐慨以永歎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

阿母夢所牽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禪續長恨歌

云從此香奩日日高長齋頂禮願難成既而謂予曰

綠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

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子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

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豕乎泣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

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

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上元馬左西

冷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

嘉王麟遊陶籃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死時羸

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

廉無力倚闌干伯見庭花易早殘偏初陳檢討孺人

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

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

云去路茫

狀在何處。嬌首空濛。隔烟霧。金樽賣却。剪紅裙。大叫
曼珠將不去。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澹剪飛黃一束。
織腰白玉。牀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見返魂香。
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
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爲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九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
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
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
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
大白久之童子踞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
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
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
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
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
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
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
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
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杖山數輩共集可中
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
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
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
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

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一

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遙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跣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三

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真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

文儒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

洛陽花萼未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

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

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

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

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

才名噪甚求婚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

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

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婚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

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

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

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

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

祗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

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

其為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四

後。邑邑。亾。膠。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

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五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斃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拭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縑絰伏地。

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卬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六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旣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傷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人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它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七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歐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闕其無人。六如撫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贗參半。若夢晉之名。旣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崑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秦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六

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 大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傅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窶儒畫。窶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十九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

謙謙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灑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轆矜軼搏，裂頓斫。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作氣滿前八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謙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鬼觀。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尊鹵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馳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

蟬。蛺蝶。齧。螻。蟮。塘。螂。蛸。蟹。法。宣。和。亦。禱。法。崔。徐。黃。父。子。

蓮。法。於。蓮。

於青年以蓮稱

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晝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

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汙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桑山人傳

毛奇齡 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諍諍。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矣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餒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于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潛然淚下偷兒心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五

驚專心伺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斵瘁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攬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爲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寔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卽于所懸身下。暗爲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虞初新志

卷之十三

三

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之十四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 謙 搗齋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弘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閩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于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一

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歸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徭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閱七日。賊

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采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咒演法。無一効。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

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曰。旣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亦。

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旣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

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勲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厩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勲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瘁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博聞之采云

附 紀香木作像

錢塘

吳陳琰

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于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

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于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于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崇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懾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有苗者輝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四

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六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常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闕。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有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孤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母疑我也。生以

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翁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

流芳豔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涎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

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俱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八

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峰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舸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

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崑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生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九

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

人屬而和得詩詞如千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
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
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踪窗戶
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
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
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
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
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
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十一

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
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
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瑤天壁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常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卽守木又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十一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

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悖悖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逞情緣。冒嫌疑。妾不足惜人。

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十三

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懨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

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女月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古

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媪兄及姪生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媪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

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辦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歔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十五

矣。而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醜與剪於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娌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

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溷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憫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

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憫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悵枕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

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真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七

賴。或竟日枯坐。或澈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而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懺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儼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旣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

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母達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關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鈺。今以鈺易金。雲鈺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鈺。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柷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興平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九

伯從子高通畜婢任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擗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掬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任子者而使

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竈。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邸漸安。犀槌自撚。曼卽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滌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旣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二十

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琯。藏于幽隴。元康阮咸。乃闕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

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三

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芴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閤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雲孫永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屢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于

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秦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姬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姬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姬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

孫矣。旣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貲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遭疾。雲孫爲畱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闕。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凄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

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旣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見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賤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

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旣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十四

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處。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旣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近。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

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滯。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
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

卷之十四

五

卷十四 終

